

## 第十五章 孩子們

被愛爾蘭水手從青浦家鄉的人販子手裡解救出來后，阿芳來到艾瑪身邊已經將近一年。作為貼身侍女，阿芳幫助艾瑪應付各種需要中文的場合，從華人兒童收容所的中文啟蒙教育，到市場上和華人商販的討價還價，她成為艾瑪身邊僅次於嬾嬾拉妮的幫手。和拉妮不同的是，阿芳從不挑大小姐（指艾瑪）毛病，謹謹慎慎，做好大小姐交待的每一件事。

幾天前，艾瑪聽從高易的建議，辭退華人兒童收容所的兩個佣人，由阿芳管理8歲以上的孩子，自行打理收容所的煮飯和打掃。清晨卯時一刻，阿芳就來到廚房，既是為了幫孩子們準備煮早飯的材料，更因為這天是她丈夫去世的忌日，需要悄悄祭祀亡靈。本來，信基督教后，大小姐曾告訴阿芳，這種祭祀是有違教規的，但是請教托瑪斯牧師后，牧師認為華人的祭祀亡靈是一種禮儀，隻要心中是向主耶穌而不是觀音菩薩祈禱亡靈得救，就沒有違背教規。

阿芳從紙扎冥器店，買來一套紙糊的樓房，擺在還沒有升火的灶台前。習慣上點香燭的地方，她放上一本紙質粗糙的中文聖經。然后，她解下做飯的圍單，疊起來，放在高低不平的青磚地上，雙膝跪下，為亡靈和自己祈禱。因為公公和丈夫都死於非命，每次祭祀，她都祈禱在另一個世界，他們會有安樂的生活，紙糊的樓房就是請求主耶穌為他們所蓋的居所。

夏日初顯的陽光，透過廚房高處裝有木柵欄的拱形窗戶，靜靜地瀉入，夾著早晨清涼的涼氣，撫照阿芳由辮子改成的垂在耳邊的發髻，她身穿玉白竹布衫，下面系著一條青裙，整齊的前劉海，罩著久離農田生活的白皙臉色。她的眼睛並不大，雖然失去了那種太平年

份少婦的知足光澤，卻早已擺脫剛經歷家破人亡時的失神呆滯，變得寧靜和沉穩。

忽然傳來一陣扑騰翅膀的聲音。幾十隻帶花斑的白鴿飛過窗口，挂在鴿身上的哨子發出灌滿風的哨音，鳴吹器樂一般，由近而遠，隨風飄去。鴿子的哨音是阿芳現在和過去生活的唯一聯系。阿芳的公公方秀才是養鴿好手，每天清晨也是這個時候，打開鴿籠，讓紅眼白鴿結隊享受大自然不受干擾的天空。

阿芳剛來到華人兒童收容所時，處於完全陌生的環境，無處可以訴泄喪父亡夫失子的椎心痛苦，經常深夜流淚到天亮，心情像煮沸的滾水，悶在石鍋裡灼騰。收容所裡有規律的生活，漸漸磨平痛苦的棱角，把她的痛苦埋向更深處，沸水冷卻，心情變得像冬天裡躺在薄冰底下的一泓死水。艾瑪大小姐委托她啟蒙華人兒童中文教育和生活管理的差事，卻意外地融化薄冰，如曉風吹拂水面，浮起一陣漣漪，使她覺得兒童收容所不僅是一個寄托溫飽的棲身之所，而是產生一種難以形容的激蕩感覺的地方。這種感覺就是成就感，是她作為一個女性，出生以來首次體驗到的。在方家，她也曾在方秀才主持的私塾裡替公公監督學生完成書法作業，但在那裡，她永遠是學生眼裡聽憑方秀才使喚的書童式的“阿芳大姐”。隻有在艾瑪大小姐的兒童收容所裡，她成了受人尊敬的“方教習”。那種看到年齡參差不齊的孩子們，在自己的教育下，擺脫目不識丁的可悲狀態，得到大小姐的贊許所帶來的興奮和快感，匯成幸福的暖流，使她不再悲嘆自己的命運，使她重新找到家的感覺，使她天天祈禱大小姐長壽。

跪著為公公和丈夫的亡靈祈禱完后，她把紙扎的冥屋塞入爐灶，重新系上做飯的圍單。今天的早餐，除了平時的雞蛋梗米粥和糰飯團，另外還要做芡實糕。芡實，俗稱雞頭米，是長在青浦澱山湖裡的睡蓮科水生植物的果實，果實的外殼毛絨絨的長得像母雞冠，剖開外殼，裡面乳黃色的果實，比黃豆大，曬干后磨成粉，和糯米粉拌勻，蒸成糕，適合體虛的孩子食用。收容所裡，有幾個孩子早晨起來被子是濕的，阿芳決定用家鄉的芡實糕做食療，治好他們尿床的毛病。

磨成粉的芡實隔夜已經篩淨雜質，以有經驗的比例，和糯米粉濕糖拌勻成厚實的糕料，放在一口塗釉的陶土盆裡。所謂濕糖，就是將綿白糖和開水攪和，加入兩勺豬油，再攪和成漿狀。下一步，就是將睡了一夜的糕料均勻有序地填入錫制的模子，上灶蒸熟。這些錫制的模子原先是嬾嬾拉妮烤制西式蛋糕用的，經阿芳向大小姐懇求后，拉妮爽氣地將錫制模子移交給兒童收容所。不過，拉妮對用這些模子制成的赤豆糕，八珍糕，芡實糕沒有絲毫興趣。“中國蛋糕粘牙齒！”是拉妮撂下的評語。

遵照大小姐的指示，收容所裡的煮飯，包括早餐，要由孩子們自理，阿芳決定把制作芡實糕從填模子這一步開始，交給信得過的幾個孩子接手。收容所裡四十幾個孩子，基本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陽光型的，永遠開開心心，不記仇，不記過，好動，但是不長記性，常會犯已經告誡過的過失，然後毫無怨言地接受責罵，直到下次又重犯，對於這類孩子，阿芳接納他們對煮飯打掃的熱情參與，但是提心吊膽地監督他們，防范他們在任何時候鬧笑出錯；第二類是乖乖型的，永遠安安份份，不犯錯，聽話，說一不二，但是他們缺乏主動精神，因為怕犯錯，沒有嘗試新鮮任務的動力，對於這類孩子，阿芳覺得把打掃教室和廚房等比較機械的差事交給他們，比較合適；第三類是叛逆型的，永遠不合作，撒謊，頂嘴，喜歡做禁止做的事情，比如偷吃天井裡的枇杷，被發現后先是抵賴，然後還嘴說：“你曉得枇杷有多好吃嗎？你一定沒吃過吧。”對於這類孩子，阿芳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那怕他們主動提出擔任打掃臥室的差事，阿芳也認定他們是沖著將要發布的獎勵條例而來，儘管托瑪斯牧師認為阿芳的這種想法是偏見。

收容所的前身是倫敦差遣會的一處舊教堂，廚房的窗戶和門框上端都是西式的拱圓型。廚房門外，越過天井，一邊是簡易的餐廳兼課堂，一邊是用木板將教堂偏廳隔成的數間臥室。天井被太陽照遍一半，茂密的枇杷樹結著黃澄澄的果實，從天井西邊往上長，扶疏的樹蔭把天井的一半擋在陽光之外，把另一半牆邊的粉紅月季，在能照耀得到的陽光下，衬托得格外亮麗。餐廳浸在陰影裡寂靜無聲，臥室那邊已傳來咕咕嚶嚶的講話聲和嘻笑聲，

時而被飛旋回來的鴿子哨音蓋沒。

“方教習早安！”兩位屬於乖乖型的男孩，准時出現在廚房。他們穿著收容所發的藍色土布長衫，白棉襪和黑布鞋，鞋跟拉得筆直，不像有些華人，把鞋跟踩平，布鞋當成拖鞋穿。

“早安！阿三，阿四，你們先生火，燒水，滾熟梗米粥。”

”是，方教習。“

接著，收容所裡獨有的兩個女孩，笑聲比人身，先到廚房。不用問，她們被阿芳歸類為陽光型的孩子。

“三妹，芸芸，快幫我來填模。”阿芳把二十個制糕錫模撒在剁蔬菜的桌案上，然後取出三把大木勺，自己拿一把，給兩個女孩一人一把。”你們看好我的樣子，一齊做。”

阿芳用大木勺，從陶土盆裡勺出厚粘的糕料，填入一個錫模，再用一把小木勺，將溢出錫模開口的多余糕料刮去，使錫模裡的糕料剛好和錫模的開口頂端持平。兩個女孩，看樣學樣，立刻上手，但是干起來並沒有像看上去那麼容易，要麼是從陶土盆裡一次勺出的糕料太多，造成錫模開口處多余的糕料遠遠超出小木勺能刮去的份量，不得不用另一柄大木勺來刮，要麼是從陶土盆裡勺出的糕料太少，填不滿錫模，在錫模頂端形成難看的凹陷。三妹和芸芸，對自己創作出來的奇形怪狀的糕型，笑彎了腰，在阿芳的連連訓斥中改進。當灶台上飄來新鮮梗米粥的香味時，陶土盆裡的糕料已全部填入錫模。錫模分裝在四層大蒸籠裡，和每天必備的糍飯團一齊，由兩個男孩抬上灶台蒸煮。此時的阿芳，額前已佈滿汗珠。

“加蛋花沒有？”阿芳問男孩。

”還沒有，方教習。“

”加蛋花，加兩勺鹽，切蔥花。“

在兒童收容所的餐譜裡，每天早餐供應兩斤雞蛋。為了使每個孩子能均勻地分享，

兩斤雞蛋全部打成蛋花，攪入梗米粥。每天，這個加入蛋花的動作，必須由阿芳下令，因為兩位男孩是不會也不願做這個決定的。

就在阿芳們忙碌打理早餐的同時，餐廳裡響起孩子們的喧鬧。餐廳是一間寬敞的大廳，原先用作教堂禮拜的長排椅子，被一排排和長桌子相間的長板凳取代。原先屬於教堂正廳的窗戶，挂著層層半啟的百頁木片，把太陽光柱切成橫條，整齊地印在地板上，或是在有桌椅的地方，被扭成曲尺般的寬帶，這些寬帶的陽光影子很快被高高低低的人影剪亂，收容所裡四十幾個孩子紛紛到來，互相打鬧和挪動桌椅的聲音，取代餐廳裡的寧靜。除了在廚房裡幫阿芳煮早飯的三妹和芸芸外，收容所裡全是正在長身體的男孩子。儘管艾瑪和托瑪斯牧師的努力，使收容所財政寬裕，伙食充沛，但是胃口奇好的孩子們還是在每餐前興致十足地等待開飯。他們閃著飢星的眼光都盯著餐廳門口那八塊墊磚。墊磚是用來放從廚房抬來的任何滾燙的鍋子。

就像戲劇開場時的序幕，三妹和芸芸首先合力提來一籬筐洗干淨的碗筷，餐廳裡安靜下來。

“喂，三妹，今天早飯有肉包子嗎？”一個個頭長得比年齡大的孩子問。

”有，不過你沒份。 “

”為什麼？ “

”因為你昨天又。。。偷吃枇杷。 “三妹把”又“字拖得很長。

”我沒偷。 “

”不要賴，我親眼看到的。 “

”至少我今天沒偷。 “

”騙你的啦。今天又不過節，早飯怎麼會有肉包子呢？ “

餐廳裡響起一片笑罵聲。

阿三和阿四兩個男孩，用一條扁擔，把裝滿雞蛋梗米粥的木桶，抬進來，放在四塊墊

磚上，然後，回到廚房，用雙手握住蒸籠底層伸出的木柄，把四層高的蒸籠，抬入餐廳，穩穩地放在墊磚上。阿芳解下圍單，最後出現在門口。

“排隊領飯，每人半塊芡實糕，半塊糍飯團，粥隨意添，”阿芳向孩子們說。她站在熱氣騰騰的粥桶和糕籠前，看著四十幾個孩子，排成一字長隊，從籬筐裡撿起碗筷，由三妹和芸芸分別夾給半塊芡實糕和糍飯團，由阿三阿四勺粥。大部分的孩子拿著早餐回到座位，少數幾個，包括那位昨天偷枇杷的大個孩子，迫不及待將芡實糕往嘴裡送，被阿芳厲聲阻止：

“現在不許吃！等禱告完再吃！聽見沒有，再吃罰站！”

大個孩子做個鬼臉，趕快把已到嘴裡的一小口芡實糕吞下去，因為沒有就粥一齊咽，堅實的糕料撐得他直仰脖子。

尋常的餐前感恩禱告結束後，阿芳還有事情要宣佈。

“孩子們，我現在宣佈，從明天起，對負責打掃臥室，餐廳，天井，廚房，和幫助洗菜煮飯的獎勵條例，大家聽清楚。”

剛要開動早餐的孩子們，聽到“獎勵”二字，都放下筷子或到嘴邊的食物。他們都是窮人家的孩子，那怕是一丁點兒改善生活的途徑，對他們來說，都是具有無比吸引力的大事。

“每天打掃臥室一次，包括掃地，擦床椅，清垃圾，七天后獎勵吃糖果，一個月後獎勵布鞋一雙。

“每天打掃天井一次，包括澆花，掃樹葉，剪樹枝，七天后獎勵吃糖果，一個月後獎勵棉襪一雙。

“每天餐後打掃餐廳，包括收拾碗筷，擦桌椅，掃地，七天后獎勵吃糖果，一個月後獎勵棉襪一雙，布鞋一雙，三個月後獎勵紅藍鉛筆一枝。

“每天廚房幫忙煮飯，包括洗菜，煮飯，洗碗，打掃廚房，七天后獎勵吃糖果，一

個月后獎勵棉襪一雙，布鞋一雙，三個月后獎勵紅藍鉛筆一枝，拍紙簿一本。“

”什麼是拍紙簿？“有孩子輕聲問。

”就是托瑪斯牧師講道時，用的那種紙本子。“

”方教習，打掃臥室時，可以不上課嗎？“大個子孩子問。

”為什麼不上課？”阿芳反問，感覺大個孩子的問題來意不善。

”大家都去上課，臥室裡沒有人，方便打掃。“

”不行！所有上述差事，都不能影響上課和聽牧師講道。打掃臥室，餐廳，天井的工作，如有人換班，一次最長做兩個月。廚房工作，如有人換班，一次最長做三個月。“

”下課后，臥室裡人很多，怎麼打掃？“大個孩子不依不饒地問。

”課間休息時，大家在天井活動，臥室裡人少，可以打掃。”

”下雨天呢？“

”下雨天，開飯的時候打掃臥室，廚房替你留飯。“阿芳保持耐心，不讓大個孩子搗亂的企圖得逞。”現在，大家吃飯。飯后，我還要宣佈大小姐新的恩典。“

孩子們被獎勵條例暫時壓抑的胃裡餓火，立刻重燃起來。嚼咬的嘎吧聲，筷碗碰擊聲，唏唏吸粥聲，離座前去添食的起落聲，大木勺敲擊桶壁攪勻粥桶裡的蛋花和粥的攪拌聲，此起彼落，充滿餐廳，直到蒸籠放空，粥桶見底。

孩子們紛紛將用完的碗筷放回籬筐，回座，交頭接耳，漸漸靜下來，目光遞向阿芳。

阿芳要講的大小姐的新恩典是有關收容所發給孩子們每個月的零花錢。即便收容所向孩子們提供衣食住行的一切費用，但是慷慨的艾瑪大小姐覺得孩子們應該享有家長常給孩子的零花錢，這樣他們才會覺得收容所像自己的家一樣。

“孩子們，”阿芳邊說邊從斜開的衣襟口袋裡，掏出一張紙，”為了獎勵大家自己做家務，從下禮拜開始，每人每周的零花錢，從一個銅板增加為兩個銅板。。。。。”

嘩啦啦一片鼓掌和叫好聲，打斷阿芳的講話。阿芳等孩子們的情緒平息下來，繼續

說：

“大家必須聽話，守規矩，才能領到每個禮拜兩個銅板。如果不守規矩，零花錢要罰掉。下面是寫在這裡的5條罰規：

” 睡懶覺，起床不疊被，罰一個銅板。

” 浪費糧食，罰一個銅板。

” 無故逃課，罰一個銅板。

“偷吃東西，罰一個銅板。

” 亂扔垃圾，罰一個銅板。聽清楚了嗎？ “

” 方教習，一個禮拜總共兩個銅板，犯規三次，不夠罰怎麼辦？ “ 大個孩子再次發問。

” 欠到下個禮拜，一齊罰。 “

” 天井裡的枇杷熟了，掉在地上，撿來吃，算偷吃嗎？ ”

” 算。枇杷熟了，掉在地上，應該撿起來，送到廚房去。 “

” 剛好掉在我嘴裡呢？ “

” 你。。。 “ 阿芳一時答不上來。

孩子們哄堂大笑，捶桌子，蹬地板，三妹和芸芸兩個女孩站在裝滿碗筷的籬筐后，笑彎了腰。大個孩子非常得意，享受自己造成的混亂場面。

阿芳臉漲得通紅，不知如何收場。突然，孩子們的笑鬧嘎然而止，眼睛注向阿芳的背后。阿芳轉過身，發現不知什麼時候，嬾嬾拉妮野象般的身軀出現在門口。

嬾嬾拉妮在收容所最初開張的時候，曾經幫廚房管理開飯。那時，誰調皮搗亂，誰的后腦就會挨上拉妮手握的木勺柄擊。從拉妮比男孩的小腿還粗的臂膀來推測，挨擊的份量是終身難忘的。

“艾瑪小姐來了，在書房等你。” 拉妮告訴阿芳。

”是，我馬上就去。“阿芳把手裡的紙交給粥桶后的阿三，”罰規抄下來，每間臥室貼一張。”

然後，阿芳關照全體孩子們，回臥室復習昨天教他們的教義問答。看著孩子們散去，阿芳和拉妮，穿過天井，來到收容所的書房。

收容所的書房是原先牧師準備講道做功課時的場所。現在，除去聖經和教義問答的課本，書櫃裡增加了中文的《三字經》，《千字文》等中文啟蒙教材，和如何栽培花草，如何修理傢具等中英文實用書籍。阿芳和拉妮走進書房時，艾瑪正在翻看書桌上一份賬本，裡面有收容所一個月來的各種開銷。

艾瑪今天穿著白色連衣裙，腰系英國紅纖細皮帶，寶石耳環，紅褐色的濃發往后攏成發髻，戴上一頂紡綢絹邊平帽，小帽的邊上插著一支洒銀片的白羽毛。白色的麂皮鞋和手提包，提包用一條銀帶子收緊。

看到阿芳汗珠打濕的前留海，緊緊粘在額頭上，艾瑪笑道：“阿芳，快去換件衣服，我們要去領事法庭。”

“高大人今天又有案子？”阿芳換完衣服，登上雙輪馬車時，問艾瑪。

”我也是剛知道的。“

然後，艾瑪把高易通過伯頓醫生喂鴉片的方法，幫助巡捕房讓一個偷竊嫌疑犯開口的案子，約略地告訴阿芳。

”本來，這不是他的案子。剛好那天他去巡捕房辦事，督察員拉姆斯博頓請他幫個忙，他就捲入了，高大人就是這樣一個人。我真擔心，他會忙壞身體。阿芳，收容所辭退佣人后，一切順利嗎？“

”大小姐，在窮人家裡，做家務是理所應當的。除了幾個搗蛋鬼要看住他們，增發零用錢，打掃煮飯有獎勵，孩子們高興得很呢。“

”做家務的時候千萬小心，不要傷到手腳。我沒有辭退園丁，不想讓孩子們現在就碰剪

刀，鏟子。“

”大小姐，你多慮了。在鄉下，男孩8歲就放牛割草。“

”孩子們既然這麼能干，在收容所開辦工藝課程的事可以開始了。現在，收容所裡錢夠花嗎？”

在雙輪馬車面對面的座位上，艾瑪根據剛才在書房閱覽賬本的記憶，和阿芳逐條核對從伙食，衣物，藥品，到文具的各項開支，然後，她請阿芳做一份辭退僱人后的最新結帳，用來向艾瑪和托瑪斯牧師共同主持的收容所管理基金會匯報。在艾瑪和阿芳討論枯燥的數字時，坐在阿芳旁邊的嬈嬈拉妮睡著了。

馬車到達英國領事館時，嬈嬈拉妮依然酣聲如雷，艾瑪沒有喚醒她，單獨和阿芳進入領事館，在領事法庭的在旁聽席上坐下。

按常理，今天要審理的是一件在租界經常發生的偷竊案，被告為華人，領事法庭隻需做預審，判定嫌疑犯有罰款100銀元以上的罪行，即送上海道台衙門處置。這樣的案子，交給主持上海道台衙門聯絡事務的副領事阿拉巴斯特來處理就可以了，但是麥都思領事剛收到北京英國公使卜魯斯爵士的訓令，為了確保《天津條約》簽定后形成的英中邦誼友好的勢頭，租界內凡涉及洋人告華人的案件，務必遵守《五口通商章程》的第13款“候領事官先行查察，勉力勸息，使不成訟。”所以，他決定自己當庭長，副領事阿拉巴斯特和馬克漢當陪審官，以免年少氣盛的阿拉巴斯特，小事化大，得罪特愛面子的上海道台黃芳大人。

原告席上坐著大英自來火房的工頭，一個40來歲血色旺盛的威爾士人，礦工出身，為了出庭，穿著整套西裝，漿洗筆挺的白領口，裹住他公牛般粗壯的脖子，很別扭，顯然他是難得穿得這麼正規的。

被告席上坐著那位數天前被自來火房工頭抓來巡捕房的嫌疑犯。開庭前，伯頓醫生又帶他去柯寬克路那家潮州人開的“益壽閣鴉片膏店”喂過兩筒鴉片，使他能神志正常地出

庭。他的臉頰依然凹陷，但是已恢復紅潤，頭髮胡須在巡捕房整理干淨，不再滿臉鼻涕眼屎，烏黑的雙眼邪氣畢露，骨溜溜地打量法庭裡的一切，就像一頭老鼠到了陌生的地盤那麼警覺和恐懼。與他同時被抓的孩子，因為年令遠遠未達法定受審年齡，暫時安排坐在証人席的第一排，5歲的他因為個子小，坐在后排的人根本看不到他的存在。

喬治高易和巡捕房督察員拉姆斯博頓也坐在証人席的第一排。因為嫌疑犯不是巡捕房抓捕的，所以他們作為本案的証人出庭。坐在三排后面旁聽席上的艾瑪看到喬治被汗跡微微染黃的襯衫領口，知道他忙得連換衣服的時間都沒有了。

法庭書記准時搖鈴開庭。

“請大英自來火房的布朗先生陳情，”庭長麥都思站起來向原告說。

“謝謝庭長，”工頭種氣十足地開腔：“三天前，我帶工人在蘇州路北端鋪煤氣管。晚上，下班后，我發現少了一把測量鋪設管道直度的測量儀，就獨自一人回工地去找。我拿著手提燈回到工地，發現四五個華人沿著挖開的路面，正在把已經埋下的煤氣管子，從地面下往地面上一節一節拖，已經拖出來的管子，堆在一輛小車上。我大吼‘抓賊！’向他們沖過去。這些華人向各個方向逃散，我隻抓住一個大人和一個小孩。這是赤裸裸的盜竊行為，我代表大英自來火房，要求法庭嚴懲小偷，金錢賠償被破壞的煤氣管道。”

“布朗先生，你能在這間屋子裡向本庭指認那天晚上你抓住的那個華人嗎？”庭長問。

“就是他！”工頭指著被告。

“請被告起立，”庭長確定原告的陳情已經結束，用中文轉向被告。

被告站立起來。大家看到，這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人，隻是因為鴉片成癮，所以坐下時，彎腰曲背像頭對蝦。

在對法庭書記起誓時，高易聽清他的名字叫“朱貫三”。

“朱先生，你對大英自來火房的指控，如何回應？”

“洋大人，我沒偷東西，我是個過路人，他們抓錯人了。”

”撒謊！“自來火房的工頭聽完英文翻譯，咆哮起來。

”布朗先生，請保持安靜。輪到你的時候再說話，謝謝。“庭長告誡原告，然後對華人被告說：”朱先生，請你告訴本庭三天前的晚上，你在蘇州路北端嗎？“

”在。“

”那麼，你是怎麼會跟大英自來火房的布朗先生扭架的呢？“

”洋大人，三天前的晚上，我路過蘇州路北端的時候，看到這個洋人大呼小叫正在追趕幾個華人，我以為此事與我無關，照樣走我的路，想不到被這個洋人扭住，他力氣大，我脫不了身，就被抓到巡捕房來了，冤枉哪！“

陪審官阿拉巴斯特向庭長麥都思耳語。庭長會意地點點頭，告誡被告：

“朱先生，我要提請你注意，剛才你向本庭宣過誓不說謊話。如果你確實沒有偷竊自來火房的財物，本庭會還你清白。如果你偷了他們的財物，撒謊否認，是要罪加一等的，你明白嗎？現在改口還來得及，你明白嗎？”

“明白。”

“請坐，朱先生。”庭長再次轉向原告：“布朗先生，被告否認偷竊貴公司的財物，除了你親眼目睹原告在作案現場之外，你能提供任何其他證據證明被告參與偷竊嗎？”

“證據？有！請庭長閣下向巡捕房要。”工頭解鬆領帶的結，粗聲回答。

“拉姆斯博頓先生，巡捕房有這方面的證據嗎？”庭長問督察員。

”庭長閣下，這是三天前，原告押送被告到達巡捕房時，巡捕房從原告所背的皮袋裡搜出的東西。“督察員起身，走到庭長的桌前，放下一包用綠綢手巾裹著的東西。

麥都思打開手巾包，包裡是8枚又粗又長的鉚釘，鉚釘上油膩的機油，浸透到綠綢手巾的外面。

”布朗先生，你指的是這種釘子？“麥都思舉起1枚鉚釘問原告。

”是的，這些鉚釘是自來火房專門用來聯接一段一段煤氣管子的。埋在地下，沒有專門的工具拆下，不可能從地下跑到街面上來。“

”朱先生，你對從你皮袋裡發現的這些釘子作何解釋？“

原告的嘴唇在蠕動，沒有說話。法庭裡安靜得能聽到一根針掉在地上。

”釘子。。。是這個小孩子塞進我皮袋裡的。”原告指著証人席上的小孩說。

旁聽席上有人站起來，搜尋坐在証人席上小孩的身影。小孩溫柔安靜，可能是備受驚嚇，顯得無精打採。

”原告布朗先生，當時你看到這個小孩有什麼不法行為嗎？“

”沒有。“

”那你怎麼把他抓來了？”

”因為看到這個小孩子跟大人一齊跑，所以把他抓來了。小孩跑得慢嘛。實際上，這麼粗這麼長的鉚釘，小孩子合攏手掌握住一根都很艱難，更不要說把一整包塞到別人的袋子裡去。”

”朱先生，現在你對袋子裡的這些釘子作何解釋？我必須再次提請你注意，撒謊是要罪加一等的。証據對你很不利，你現在改口還來得及。“

被告臉色如土，鴉片吊起來的紅潤消失得干干淨淨，身體在發抖，看著他的瞬間變化，坐在証人席上的高易以為他的鴉片癮就要發作。

”釘子。。。是。。。我偷的，洋大人開恩。“被告終於放棄抵賴。

”這個孩子是誰？“麥都思看了一下陪審官馬克漢遞來的紙條后問。

”我頭兒買來的。“

”你的頭兒是誰？“

”虹口唐耶叔。“

然後，被告告訴法庭，他是唐耶叔黑社會集團的成員。唐耶叔買來的這個孩子，

曾經企圖逃跑，為了看住孩子，頭兒外出作案都帶著他。

”孩子是何時何地買來的？“庭長嚴肅地問。

”去年7月，青浦。“

”農曆還是洋歷？“

”農曆。“

旁聽席上，一個念頭像晴天霹靂向阿芳襲來，使她心跳瞬間加快，從胸腔直往上涌，臉色漲得通紅，天旋地轉，倒靠在艾瑪肩上。。。

“天哪，阿芳，阿芳，醒醒，”艾瑪從手提袋裡掏出一瓶嗅鹽，“是不是太熱了？”

法庭裡一片喧嘩，法庭書記搖鈴，審訊暫停。戴白色軟木帽盔的印度法警把阿芳從旁聽座，抱到透入微風的百葉窗邊。艾瑪把嗅鹽洒在手帕上，展開手帕當扇子，在阿芳臉上來回搨動，直到後者的眼睛微微睜開。

”大小姐，“阿芳用非常細弱但異常清晰的聲音開口：”這孩子。。。是我的兒子。  
“